

田春雨
著



桃花依旧待春风

这是一部描写悲欢人生的言情小说，全书以情爱为主脉络，时时牵引着读者感受人世间最美好的亲情与爱情，抒发了爱恨都是生命中相依的精彩！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田春雨
著



桃花依旧待春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桃花依旧待春风 / 田春雨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378-5123-7

I. ①桃… II. ①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3295 号

书 名	桃花依旧待春风
著 者	田春雨
责任编辑	李建华
装帧设计	赵 冬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0351-5628692 (编辑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字 数	296 千字
印 张	11.875
版 次	2017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 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123-7
定 价	39.0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 001
第 二 章	/ 006
第 三 章	/ 012
第 四 章	/ 015
第 五 章	/ 020
第 六 章	/ 028
第 七 章	/ 032
第 八 章	/ 036
第 九 章	/ 046
第 十 章	/ 052
第十一章	/ 057
第十二章	/ 066
第十三章	/ 073
第十四章	/ 086
第十五章	/ 098
第十六章	/ 104
第十七章	/ 121
第十八章	/ 128
第十九章	/ 139
第二十章	/ 150

第二十一章	/ 159
第二十二章	/ 170
第二十三章	/ 181
第二十四章	/ 191
第二十五章	/ 193
第二十六章	/ 209
第二十七章	/ 218
第二十八章	/ 238
第二十九章	/ 267
第三十章	/ 272
第三十一章	/ 281
第三十二章	/ 285
第三十三章	/ 297
第三十四章	/ 305
第三十五章	/ 311
第三十六章	/ 317
第三十七章	/ 324
第三十八章	/ 330
第三十九章	/ 337
第四十章	/ 345
第四十一章	/ 351
第四十二章	/ 358
第四十三章	/ 360
后 记	/ 371

第一章

六十年代初期，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管秦山下小山庄的一片桃花地，有一孕妇站在桃花树下欣赏桃花盛开的美丽风景，真是人面桃花，美得醉人。瞧，那含苞欲放的花蕾，在阳光的照射下，仿佛闪出珍珠般的亮蕊。在和煦的春风吹拂下，满院子姹紫嫣红，犹如织女绣出的锦缎，五彩缤纷，美不胜收，令人赏心悦目。桃花散发出的阵阵馨香，沁人心脾，钻入孕妇的鼻孔，浸润她的心肺。她贪婪地大口大口地呼吸着令她心荡神驰的醉人的花香。突然，她感觉肚子疼了起来，随着一声声撕心裂肺地呼喊，一个新生命在桃花盛开的季节诞生了。女人为孩子起了一个虽俗却富有诗意的名字——桃花

女人的名字叫朝霞，她的丈夫叫徐富贵。他们夫妻二人对女儿的降生高兴得合不拢嘴。女儿桃花还真长得若桃花那般可人，桃鼻、桃口、桃眼，面若桃朵，身似桃枝。虽然家庭贫困，但夫妻二人不让女儿受一点点委屈，从小教育她要好好读书，长大要有出息，生活得才会更好。桃花从小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读书一直很上进，从小学一直到中学都是优秀学生。由于家庭贫困的原因，她没有继续读高中，而是考取了本地一所师范学校。

桃花学习成绩好，人缘更好，和师范学校同班同学王怡然成了好朋友，也是好姐妹。俩人同样不高不矮一米六五的身材，穿同样的红色衣服，同样的学生运动鞋，乍一看，让人以为是双胞胎姐妹。今天是星期天，俩人想放松放松紧张的学习心情，打算去一家歌厅看歌舞，一起拉着手走在街道上。下午六点多，太阳毫不吝惜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给街上的行人、路边的树木和楼房镀上了一层刮不掉的金黄。轻风像母亲的手抚摸着她们的脸，柔柔的，开心极了。接近黄昏的美丽景色给怡然带来一种快乐轻松的感觉，她高兴地唱起：“爱是心的奉献，爱是心的共鸣……”

一路上，怡然开心地不停地唱歌，桃花看她几眼默默地笑了。两个女孩的性格截然不同，一个爱动，一个爱静。或动或静显示的只是个性的不同，俩人身上都充满了青春期蓬勃旺盛的朝气。不知不觉到了歌厅大院门口。“怡然，到了！”桃花停下了脚步说。怡然的步子还向前迈着，桃花挡住了她。“到了？这么快啊，你等着，我去买票。”怡然望着歌厅扫了一眼，放开了桃花的手，从裤兜里取出两元钱转身就走。桃花叫道：“怡然我有钱，不要你掏腰包。”怡然转过头一副调皮样：“桃花，你真是一个乡巴佬儿，处处多心计较，两元钱我也有。”

桃花笑了笑，盯着怡然轻快的身影走向售票处。

不一会儿怡然过来了，没等走到桃花身边就兴奋地嚷开了：“好运气，真是好运气。桃花，今晚的票只剩三张了，再迟几分钟就没票了，天公太做美了……”

桃花看看她喋喋不休的高兴样子，倒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是吗？看把你高兴的，不就是看场歌舞表演嘛！”

怡然拉起桃花的手急切地说：“你难道不高兴啊！快点，要不人多了我们找不到座位了。那些有头面的人不买票也能进来，如果他们坐了我们的座位，我们只有站着的份儿了，不要磨叽了。”桃

花被她扯得险些摔倒：“怡然，看你风风火火的，站就站着呗，反正时间也不长。”

“你傻瓜啊，有坐票不坐，站着受累啊，快！”怡然拉着桃花进了歌厅。俩人对号入座。怡然双眼迅速地扫向台上的女歌手，大概她的大脑早被这柔美而动听的歌声吸引了。桃花第一次进歌厅，自然少不了乡巴佬儿的样子。她不停地转头看看这儿，看看那儿，连唱什么也听不进去。她的性格特别不适应这样的场合，她神色有点紧张，又有些不安，不时地挪动身子转换坐的姿势。

一首歌过去了，余音缭绕，歌厅内爆发出一阵拍手叫好声。桃花望望怡然，她不知什么时候站起来了，这气氛正合乎她天生乐观洒脱的个性。瞧！她手在不停地拍打，脚也在地板上合着节拍敲打着。桃花看着她那无比快乐的劲头，心中想道：真是个快乐的天使。难道桃花自己不是天使吗？不知是家庭出生的悬殊让俩人的性格截然不同，还是城乡之别的生长环境让俩人性格出现很大差异。桃花自卑、内向，怡然自信、开朗。瞧，她又低下了头，似乎在逃避这陌生的世界。这里音乐的喧嚣声，人的欢呼声，还夹杂着男性唏嘘的口哨声，这些都不适合她安静的性格。她灵魂深处那种处乱不惊的沉稳被眼前的喧闹打破了。她感到一刻也坐不住了，猛然站起身对怡然说：“怡然，实在对不起，我们回去吧。”

“怎么了？”怡然转过身子停止了手舞足蹈的狂欢，她有些不愿意回去，双手按在桃花肩上：“桃花，怎么倒要回去呢？这么醉人的音乐，再听一会儿吧！”

“求求你回去吧，要不然会影响明天的功课的。”桃花找了个借口。

尽管桃花说出了回去的理由，怡然还是不同意回去，按着桃花坐下，说：“桃花，我们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就玩得开心些好不好。第一场快结束了，结束了我们再回也不迟啊。”

桃花勉强又坐下了。不大一会儿工夫，一个女主持人亮着嗓子说：“各位观众请安静一下，现在一场已经结束，第二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观看第一场的观众退场！”

“嗨！这么快就完了，两元钱就听了一首歌。走吧，乡巴佬儿，这下你满意了吧，再多一会儿工夫人家都不让，还把你着急的要走。”怡然对桃花唠叨着，不舍地向台上看了一眼，又习惯性地握住了桃花的手。

俩人走出歌厅，怡然好像并不满足，一副无精打采的懒散样子。桃花不说话，明显是被怡然两个“乡巴佬儿”叫得又自卑了，但她也从生怡然的气。她了解怡然，心直口快，性格开朗。自己呢，虽然自卑，但性格内向沉稳，俩人在一起，性格正好可以互补。也许，就是这样的互补才使两个生长在不同环境的少女做了师范学校最要好的朋友。

怡然后背着双手，懒懒散散地走着，一边摇摆着身子，仰起头叹了一口气，说道：“桃花，我今晚好空虚哟！”

“空虚什么？难道是觉得两元钱花得冤枉？我看你高兴得手舞足蹈，一点都不空虚。”桃花走在前面说。

怡然不满地看着桃花说：“桃花，两元钱算得了什么，你可太像个十足的乡……”

桃花也快速地回看她一眼。灯光下俩人对视着，怡然被这一看，没有说出“巴佬”二字。桃花手伸进兜里：“我还你钱！”“你干什么啊？”她按住桃花的手，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一连说了桃花几个乡巴佬儿，这分明是带着一种嘲讽的口气。她认为乡下人不懂情趣，不懂快乐，又吝啬钱，自己不但开朗大方，而且对钱更不在乎。桃花对她的话有点不愿意听，才打算要还她那一元钱，被她阻止了。其实，她是懊恼自己到歌厅前还高兴得不得了，事后怎会这样空虚无聊。

但这种空虚无聊的情绪马上过去了，她又开始乐呵呵地说了起来。“桃花，将来你到哪里工作我也去哪里，我们形影不离，永远是好姐妹，还有……”她一个手指头按在嘴巴上，好像思考的样子，“还有，你找什么标准的男朋友我就找什么标准的，你说好不好？”

桃花一路不开口，怡然这样搞笑的话题也没有打动她，还是默默不语。怡然瞟了桃花一眼，看到她好像自卑感又来了，方感自己太直白了，刚才左一个乡巴佬儿，右一个乡巴佬儿，让桃花认为她这个一度瞧不起乡下人的大小姐埋汰她了。她停下了脚步，一挑眉梢，“哎，桃花，你是不是生气了，生气我说你乡巴佬儿了。你还不了解我啊，假如我瞧不起你，就不会和你做朋友，我瞧不起天下所有乡巴佬儿，也不敢瞧不起你这个天仙乡巴佬儿……”怡然说着吐了一下舌头。桃花被她逗乐了，推了她一把：“去去去，高贵的大小姐，你的眼光也太低俗了吧，将来工作追随我罢了，找对象的标准也和我一个乡巴佬儿女子一样啊。我真不知道你是高抬我，还是贬低我这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儿。我找个乡巴佬儿老公，你也找个乡巴佬儿老公啊？哈哈……是不是还要和我抢啊！”

“对，你看好的东西一定是上等好货，我就抢了，抢抢抢！哈哈……”怡然笑着在桃花腋下挠了挠，桃花笑着躲开。“我干脆送给你好了，省得你抢，哈哈……”桃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俩人说说笑笑到了校门口。桃花伸出手对怡然说：“你先回去吧，街上行人还多着哩。”怡然向街上瞟了一眼，又把目光射向学校宿舍楼上。楼上早已灭了灯，一片寂静，学生们早已入睡了，唯有桃花是被她带出的一员。她看着桃花说：“桃花，今晚就到我家住吧，好不好？同学们早已睡了。”

桃花说：“不要了，我悄悄溜进去就行了，你快回去吧！”

“桃花，我还有好长一段路，你送我不行吗？”怡然想留桃花回

她家住。

“我从没到过你家，不知你家有什么人。我这个乡巴佬儿去了你家，会不会让你家里人嫌弃，我不去。”

“嗨，桃花，难道你还不了解我？”她一跺脚，拉住桃花的手说：“桃花，好姐姐，去吧！你不去就是生妹妹的气了！”怡然说完，下巴抵在桃花肩头上，调皮地对着桃花巴眨着眼珠。

“好了，我去。”桃花笑着推开她。

当晚，桃花就留宿在怡然家了。

第二章

第二天，太阳没露头桃花便起床了。她打量着怡然的卧室，这是一间二十平方米大的房子，正中是一张红色床铺，窗口是梳妆台、写字台，侧面是穿衣柜，穿衣柜的门上装了一面大镜子，一看就是很讲究的人家，可以说是上档次的人家。桃花坐在写字台旁的凳子上。她看到怡然的房间装饰如此阔气，与自己家那土窑洞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心里立即产生了自卑感，恨不得马上离开。好在没有让怡然的家人看到她，如果看到了，说不定会抱怨女儿带一个乡巴佬儿回家，丢了女儿的面子。人常说，为富不仁，有钱的人都看不起“乡巴佬儿”。她想到此，起身对呼呼大睡的怡然叫道：“醒醒吧！怡然，我要去学校了！”她边叫边推她。

怡然迷迷糊糊听到她要回学校，一咕噜坐起身：“说什么呢桃花，连顿饭也不吃，你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呀！”怡然揉了揉眼睛。

“我回学校吃饭，怕给你妈妈添麻烦！”桃花说得委婉。

怡然穿好了衣服，桃花上床叠起了被子。好一会儿，怡然叹了一口气：“桃花，我们相处快一年了，你也不了解我的家庭，直到现在也不了解，这不好笑嘛，还算什么知心朋友？”她说笑着笑了，

只是笑得有些凄楚。

桃花看她一眼：“也许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多。”说着叠好被子下了床，站在怡然的梳妆台旁，对着镜子望过去。正好望见怡然掉眼泪，她愣住了：从无烦恼的怡然怎么掉泪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桃花，我们虽然是好朋友，但你还不了解我的家庭情况，该了解了解了。我家虽算不上官宦人家，可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工薪家庭，我爸爸是银行的总经理，妈妈早已去世了，家里就剩我们兄妹与爸爸。”

听到怡然的诉说，桃花吸了一口凉气，看来自己猜对了，怡然果然家庭富有。还是早点回去吧，她挪动了一下身子想离开，不知怎么和怡然说，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一个大相框上。她专注地望着一张4寸大的彩色男女照。晨曦的一缕阳光斜射在玻璃窗口，反射到照片上，照片中的男女活灵活现好像要走下来。那女的桃花当然认识，是怡然。那男子眉端微蹙，似笑非笑，全身具有与生俱来的男性潇洒气质，是谁呢？难道是怡然的男朋友？她下意识地用手擦了擦照片。怡然看到桃花打量照片中的男子，走过来把手搭在她的肩上，巴眨一下诡秘的眼珠，调皮地说：“桃花，这是我哥，帅气吗？”桃花转过脸瞧着她的面孔，没有回答她的话，心里想说“我还以为是你男朋友”，而她没有说，好在没有说，要是说出来会有多尴尬。她转换了话题：“怡然，你妈妈如果还活着，你的家庭会更幸福。”怡然盯着她看了几秒钟，又把目光转到相框上：“是啊，桃花，可惜我妈妈早早去世了。你看，这就是我哥，二十三岁，大专毕业，在农科院当技术员，帅气吧！”怡然指着照片说。

“哦！”桃花轻喏一声，莫名地红着脸走开了，在写字台上边收拾书本边说：“我现在就想走了，回学校。”她说出了刚才想过的话，“我一个乡下女孩子突然在你家出现，怕给你添麻烦，我走

了。”她说着准备出门。

“桃花，你说什么呢。我去打水，你先梳了头，我们洗脸后吃了饭再走，总不能到了我家饿着肚子走。再说，来了就见见我爸和我哥，等着我。”她说完拿了一个脸盆走了。桃花面对怡然的热情，打消了离开的念头。

桃花披下瀑布似的头发，心不在焉梳起来，想着：自己的出身与怡然的出身根本不同，难怪她平日里觉得自己处处乡巴佬儿，而她也对自己确实够朋友。桃花心慌得厉害，自己是贫穷的农村人，她的父亲欢迎女儿交个穷朋友吗？还带回家？

她胡思乱想了一阵，梳好头发，在脑后扎了个马尾辫，又卡了一个蝴蝶结。

怡然进来了：“桃花，快洗脸，张妈快做好饭了，我们早上天天都是鸡蛋荷包面，你喜欢吃吗？”她边说边把水盆放在盆架上。桃花回答：“喜欢，做什么就吃什么。”怡然向梳妆台走去，一抬头像发现了奇迹似的，一惊一乍地叫起来：“呀！桃花，你好漂亮，真像下凡的仙女！”

桃花看到她调皮的样子，也兴奋地说：“别拿我开心了，我是乡巴佬儿。”

“这一次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可没有说你……”怡然说着伸伸舌头，“你这个乡巴佬儿扎个蝴蝶结太美了，我有点嫉妒了。”怡然说着，摸了摸桃花的蝴蝶结。

“去你的，我一个乡巴佬儿有什么好嫉妒的，你是寒碜我吧！”

“哪敢，哪敢，真的！”

俩人嘻嘻笑笑梳洗完毕，怡然悄悄地说道：“桃花，你来了我没告诉我爸爸、哥哥他们，我要把你猛然带到他们面前，让他们大吃一惊，看我交的朋友何等漂亮！”

桃花停了停：“昨晚开门的是谁？她见着我了。”

“那是张妈，我家的用人，她很少讲话，从不讲多余话，她不会说的。”

“带我也值得让你爸和你哥吃一惊？又不是带了你的男朋友回家。你太有意思了，真是一个乐天派。”桃花看着怡然神秘兮兮的样子，说完笑了。

“桃花，和我在一起，你也很快会变成一个乐天派。我们一起读书，一起工作，一起找对象，那多有意思啊，呵呵……”怡然说着自己也笑了，看看桃花，“真的，你就是平时有点太严肃了，要是像现在这样笑容可掬，整天乐呵呵的，那真的太吸引眼球了，假如我是男孩子非扔了鞋子去追你不可，嘻嘻！”

门突然开了：“扔了鞋子去追谁，和谁说话呢？”

桃花猛地回过头，一位年轻人站在门旁，正望着她们，那白皙而帅气的脸庞看上去是刚洗过的，润光亮滑，一双大眼黑白分明地在她身上转动着，忽而又避开了。桃花低下了头，思索着：与相框内的照片完全吻合，而且比照片更完美十分，这就是怡然的哥哥了。

这位年轻人就是王怡然的哥哥王春风。妹妹房间里传出妹妹不停地说话声，他还以为妹妹带回了男朋友。他站在妹妹房间门外听，可始终没听出个男人声音，又听到妹妹说扔了鞋子去追谁，他才冒失地开了妹妹的房门。妹妹房间是一位漂亮的陌生女孩。原来，妹妹“追”的是一位亭亭玉立的美丽女孩。他觉得自己不该进来，一时无话可说，看一眼面前的漂亮女孩，心脏不由自主地乱跳着，只好找了一句借口：“嗯……是怡然的同学吧，快吃饭吧！张妈早已放在桌子上了。”说罢，他退了出去。

怡然“嘻”一声笑了，拽住桃花的胳膊眨两下黑眼珠：“桃花，这就是我哥，二十三四的大男人了，见了女孩还那个……脸红，口吃，嘻嘻！”

桃花看着怡然调皮的模样笑了。

阳光金灿灿地从厨房窗口射进来。厨房靠窗的木桌子上摆放的水壶和藤篮里的水果,都被阳光裹上了一层金色。饭桌前,怡然的爸爸王守云和哥哥王春风都已落座,只有张妈还在旁边张罗着。王守云对儿子说道:“怡然怎么还不出来吃饭,又睡懒觉了?”

“爸,我来了!”王守云听到女儿的声音,转头看过去,一对红衣少女飘飘然走过来,同等身材,相似面貌,同色衣服。怎么?是怡然变戏法,还是自己老眼花了?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是一对少女,一个是自己的女儿,另一个呢?另一个女孩使他呆愣了,心中问道,这少女是谁,怎么……这么像她……

怡然看到爸爸惊异的神色,得意得不得了,嚷道:“桃花,我的话应验了,瞧我爸爸那眼神,比我带回男朋友还吃惊,嘻嘻嘻……”她连笑带嚷地把桃花推到饭桌前坐下。

怡然的哥哥王春风文文静静地坐着,两手夹在两腿之间,背弯着,偶尔抬起头望一下爸爸、妹妹、桃花,又默默地低下了头。张妈在一旁也稀奇地打量着桃花。

怡然见哥哥低着头,走过去在哥哥头上挠了一把:“哥,低着头干吗,二十几岁的大男人了,见着美女还脸红啊,是不是,哈……”

怡然对哥哥的嘲弄却让桃花面容羞涩,觉得怡然回到家里比她在外面的性格更开放,使她面颊红得有点发烧。原因是怡然怎能在哥哥面前那个样子。不知道他有女朋友没有?她的心便乱了,脸越红了,自己毕竟是大姑娘了,她低下头摆弄衣角。

春风抬起头一眼望向桃花,慌慌忙忙收回视线,伸出两手放在饭桌上:“怡然,别开玩笑,快吃饭吧,在你的朋友面前闹个不停,还让人家吃饭不。”怡然扮个鬼脸,坐到了春风身旁。

王守云开口了:“是呀,快吃饭吧。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带回

家也不告诉爸爸，让张妈做些红烧肉。”

桃花抬起头：“伯伯，我叫徐桃花，给您添麻烦了，随便吃什么都可以。”

桃花看着这位温和的老人，正好王守云也盯着她送上一双筷子：“桃花姑娘，快吃吧！”她接过了筷子，沉默了几秒钟。王守云开口了：“姑娘是哪儿的？我好像认识你的父母，看着你好面熟。”

“伯伯，我是上王庄人，我的家是农村的。”

“你，你是哪个村的？上王庄的？”王守云听到桃花说出的住址，他自言自语一遍，脸上出现迷惑、惊诧的表情。他又探前身子接着问：“是谁家的孩子？村里孩子考上师范学校就很不错了，你父母一定很看重孩子学习。他们叫什么名字？”他说完坐正了身子，将筷子放在桌上，盯着桃花迫不及待地等待她回答。

桃花心中想，这位老人真嘴多，我父母讲给你听你也不认识。她想过后，还是继续答道：“我爸叫徐富贵，妈妈叫张朝霞，爸爸终身残疾，去年去世了。”

桃花说完，低下头不敢看任何人，自卑感又上来了：这个老人刚才说什么认识自己的父母，他一定是搞错了，自己的父母一辈子没有出了大山，一辈子过贫穷日子，城里人哪会认识他们呢。自己说出父母的情况和住址，人家会不会嫌弃自己是贫穷家庭出身呢，会不会阻止女儿和自己来往呢？她心里想着这些问题，忍不住又偷瞟王守云一眼。王守云听到桃花介绍家庭情况后，他看着桃花，正好碰到桃花瞟来的目光。他移开视线，眼光盯向一方，不再开口，一副沉思的样子。怡然不解地看着，春风蹙起眉瞧着。怡然奇怪了：怎么了，爸爸起先还问这问那的，桃花的自我介绍后，爸爸反应也太奇怪了，难道是嫌弃自己带一个乡巴佬儿回家？不可能吧，爸爸不是欺穷爱富的人。爸爸平日里什么都依着她，带个乡下同学

回家就让爸爸有看法？不可能。那是什么原因？她叫了一声：“爸，您怎么啦？我同学桃花虽然是农村人，但各方面很优秀的。她纯真善良，热情厚道，常常辅导我作业，我们的关系特别好……爸，你不是……您怎么了？”怡然看桃花一眼，没有说出“嫌弃”二字。

“怡然，没……没什么，你……你误会爸爸了……爸爸也喜欢你带同学回家。”王守云对怡然摆了摆手，接着说，“孩子们，我告诉你们，我们的老家原是上王庄人，桃花是我们老乡。爸爸遇到老乡高兴，高兴！”他“高兴”得有点喉咙梗塞了。

王守云的思路不由自主地回到了1944年那个冬天……

第三章

1944年12月，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给日本鬼子送了一天粮的徐望老汉与儿子入睡了，可呼呼的寒风吹进破窑的窗户刺骨寒冷，徐望老汉冻得睡不着。父子俩只有一条破裤子，他给儿子全盖上了。他起身下地用布袋堵住破窗孔，弓着身子爬上炕，抱住儿子躺下。蒙眬中，一阵风吹进一声凄哀的叫声：“开开门，大哥、大嫂，求求你们开开门，救救孩子吧！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好人，好人，求求你们呀……”徐望老汉听出是一位妇人的求救声，善良的本性使他起身下来开了门。

门开了，一个全身雪花白白的妇人，怀抱一个六七岁的女娃，小女娃的头发也覆盖着白白的雪花，小脸蛋贴在妇人的怀前。妇人身子哆嗦着：“大哥，求求你，救孩子一命吧……”

“快进来吧，别冻坏了孩子。”

母女俩进入破窑洞，妇人踉跄着把孩子放在炕上，竟一下跪倒在徐望老汉脚下磕头。徐望老汉忙扶起她说：“别这样，咱们都是